

# 《但以理书》——第一百一十三

揭示预言的三重应用：理解2001年9月11日在圣经语境中的意义

Jeff Pippenger

2024-03-03

当主在2001年9月11日带领祂末时的子民回到耶利米所说的“古道”时，祂已经指明了预言三重应用的原则。

耶和華如此說：你們當站在路上察看，訪問古道，哪是善道，便行在其間；這樣，你們心里必得安息。他們卻說：我們不行在其間。我設立守望的人照管你們，說：要聽角聲。他們卻說：我們不聽。耶利米書 6:16, 17.

當主使祂的子民回到古道時，他們就必得安息（晚雨），守望的人也隨之領受了号角的信息。眾先知最完全地指出了末后日子的終結，所以末后日子的号角信息就是最後一支号角，也就是第七号角，即第三樣禍災。

當祂末世的子民開始行走在古道上時，人們認識到，第一樣災禍的特征指向一位具體的象徵性歷史領袖（穆罕默德）；同樣，第二樣災禍也是如此（奧斯曼）。人們發現，前四支号筒中的每一支也都有特定的象徵性領袖與之對應，於是進一步認識到，奧薩馬·本·拉登是第三樣災禍的象徵性領袖。

穆罕默德與阿拉伯聯系在一起，奧斯曼是土耳其奧斯曼帝國的象徵，而奧薩馬·本·拉登則代表全球性的伊斯蘭恐怖主義，儘管他與穆罕默德一樣，都是阿拉伯人。

人們還認識到，第一個禍患打擊了羅馬的軍隊，而第二個禍患則殺死了羅馬的軍隊。隨後，2001年9月11日被認定為第三個禍患的伊斯蘭打擊羅馬軍隊（美國）的時間點；但在星期日法令之時，它將殺死羅馬的軍隊，因為美國作為聖經預言之中的第六個王國將走向終結，並將其國家主權交給龍、獸和假先知的三重聯盟。

人們認識到，美國就是那只長有兩只杈柄之角的地獸。地獸的一個主要預言性特征是它從羊羔變成龍。在預言中，角象徵力量；地獸的力量是共和主義和新教，被表征為地獸的兩角。但如今到了末后的日子，地獸的兩大力量已轉變為軍事與經濟實力。2001年9月11日，屬於第三禍的伊斯蘭發動襲擊，打擊了地獸的象徵——五角大樓（其軍事力量的象徵）以及紐約市的双子塔（其經濟實力的象徵）。

當人們也認識到，第一禍災的起始歷史和第二禍災的結束歷史都呈現了關於十四萬四千人受印的例證時，人們認識到，在第三禍災到來、紐約的高樓大廈被摧毀之際，十四萬四千人受印的過程被認定為已經開始。

“如今竟有这样的传言，说我曾宣称纽约要被海啸席卷而去吗？这话我从未说过。我曾说过，当我看到那里一座座高楼层层耸起时，我便说：‘当主起来大大震动这地的时候，将将出现何等可怕的景象啊！那时，启示录18:1-3的话就必应验。’启示录第十八章全章，乃是对那将要临到地上的事的警告。但关于将要临到纽约的事，我并没有特别的亮光；我只知道，总有一天，那里的高大建筑必因上帝能力的转动与倾覆而被拆毁。根据所赐给我的亮光，我知道毁灭已在世上。主的一句话，祂大能的一触，这些巨大的建筑物便要倒塌。将有一些景象

发生,其可怕程度是我们所无法想象的。”《Review and Herald》,1906年7月5日。

“‘世上的毁灭’是伊斯兰教的特征,因为在《启示录》第九章第十一节中,其特征被描绘为亚玻伦和亚巴顿。”

他们有一位王在他们之上,就是无底坑的使者;按希伯来语,他的名字叫亚巴顿;按希腊语,他的名字叫亚玻伦。启示录 9:11 (九一一)。

统治伊斯兰的那位君王的名字(或品格),在希伯来语和希腊语中由这两个名字所代表的意义是“死亡”和“毁灭”;而这一切在2001年9月11日到来,那天纽约的宏伟大厦倒塌。那时,《启示录》第十八章第一至第三节开始应验。

人们认识到,《创世记》中首次提到伊斯兰教“野人”时,所用的是表示“阿拉伯野驴”的希伯来词,但在该节经文中却被翻译为“野人”。伊斯兰教的象征是马科动物,在《启示录》第九章中,它也被表现为战马。在《哈巴谷书》那上帝的子民曾被告知“不可更改”的神圣图表上,伊斯兰教也被战马所代表。

耶和华的使者对她说:“看哪,你如今怀孕要生一个儿子,可以给他起名叫以实玛利;因为耶和華已经听见了你的苦情。他为人必像野驴;他的手要攻打众人,众人的手也要攻打他;他必住在众弟兄的对面。”创世记 16:11, 12。

首次提到以实玛利出生时,曾与一种“约束”联系在一起,而这成为与伊斯兰教相关的一个主要象征。

那时,亚伯兰的妻子撒莱没有为他生儿女;她有一个使女,是埃及人,名叫夏甲。撒莱对亚伯兰说:“看哪,如今耶和華使我不能生育;求你与我的使女同房,也许我可以因她得孩子。”亚伯兰听从了撒莱的话。创世记 16:1-2

就在首次提及伊斯兰的那一处——以以实玛利的出生为代表——顺服便被强调。“顺服”这一观念是伊斯兰教的根本。“Islam”一词源自两个阿拉伯词:“salaam”,意为“和平”,以及“aslama”,意为“顺服”或“臣服”。伊斯兰教教导信徒在生命的一切层面将自己的意志顺服于安拉(真主)的旨意。当撒拉意识到自己鼓励亚伯拉罕接受夏甲并生下以实玛利是一个错误决定时,她得到亚伯拉罕的许可,得以严厉对待夏甲,致使夏甲逃离了亚伯拉罕的家。在那里,她收到了来自天使的信息。

亚伯兰对撒莱说:“看哪,你的使女在你手里;你可以随意待她。”撒莱苦待她,她就从她面前逃走了。耶和华的使者在旷野里一处水泉旁遇见她,就是在往书珥的路上的那水泉旁。使者说:“撒莱的使女夏甲,你从哪里来?要往哪里去?”她说:“我从我的主母撒莱面前逃出来。”耶和华的使者对她说:“你回到你主母那里,服在她手下。”耶和华的使者又对她说:“我必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以致不可胜数。”耶和华的使者又对她说:“看哪,你已经怀孕,将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以实玛利,因为耶和華听见了你的苦情。他为人必像野驴;他的手要攻打人,人的手也要攻打他;他必住在众弟兄面前。”创世记 16:6-12。

伊斯兰的约束、代表伊斯兰教宗教性格的“顺服”,以及伊斯兰的角色,都体现在以实玛利的首次提及之中,并代表了启示录中三个祸灾所呈现的伊斯兰的预言性DNA。一旦主把祂的百姓带回到耶利米所说的“古道”,他们也认识到,启示录第七章中由四位天使所拦阻的“四风

” ,特指伊斯兰的四风.

天使正握住四风;四风被描绘为一匹愤怒的马,企图挣脱束缚,横扫全地,所到之处带来毁灭与死亡.手稿发布,第20卷,第217页.

伊斯兰的“愤怒之马”,也就是在给十四万四千人盖上印记之事完成之时被“约束”的“四风”,在他们的“路径”上带来“死亡与毁灭”(Abaddon 和 Apollyon).正如加在 Hagar 身上的约束把那预言性的属性置入了伊斯兰的象征之中,四风与愤怒之马都被约束;因此可以认识到,“第一样祸患”的开端表明了对伊斯兰的一种约束,而这种约束由 Abubakar 的历史性命令所代表.

并且吩咐他们,不可伤害地上的草、任何青绿之物或任何树木;惟独可以伤害那些额上没有神印记的人.启示录9:4.

逐行逐句地比较时,第二样祸哉的起始——在对三样祸哉作三重应用时被置于第一样祸哉的起始之上——表明四位天使被释放;而在经文中,他们象征着伊斯兰第二次大圣战的发动.

对那拿着号角的第六位天使说,释放那被捆绑在幼发拉底大河的四位天使.启示录 9:14.

因此,人们就明白,在第三个祸灾开始之初,伊斯兰教将会既被释放又被约束,这正是怀特姊妹的见证.

那时,当救恩的工作将近结束之际,患难要临到地上,列国发怒,但仍受抑制,不致阻止第三位天使的工作.那时,“晚雨”,也就是从主面前来的复兴,将要降临,赐能力,使第三位天使的呼声更为洪亮,并预备圣徒在未后的七大灾祸倾覆之时站立得住.«早期著作»,第85页.

当对伊斯兰的历史记录进行研究时,人们发现,第一样祸灾时期阿拉伯伊斯兰世界的战争与成就,在伊斯兰教中被称为“第一次大圣战”;而四位天使被释放之时开始的奥斯曼帝国的战争,在伊斯兰教中被称为“第二次大圣战”.按照“三重应用”的说法,伊斯兰教认为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大圣战始于2001年9月11日.正如威廉·米勒曾写道:“历史与预言彼此相符.”

将第一和第二祸灾开端的预言线彼此叠加所显示的、关于“释放并同时约束”的“经上加经、律上加律”的应用,已被预言之灵完全证实;而在2001年9月11日伊斯兰教发动袭击之后,乔治·W·布什总统随即发起反恐战争,从而在全球范围内对伊斯兰教施加了约束.伊斯兰教的“愤怒的马”被同时释放并加以约束,已得到«圣经»、预言之灵以及历史的证实.

那些“跟随羔羊”回到米勒派古道的人,会获得“安息”,即“晚雨”;怀特姐妹指出,它开始于列国发怒却仍被遏制之时,正如在2001年9月11日那样.

那时,当救恩的工作将近结束之际,患难要临到地上,列国发怒,但仍受抑制,不致阻止第三位天使的工作.那时,“晚雨”,也就是从主面前来的复兴,将要降临,赐能力,使第三位天使的呼声更为洪亮,并预备圣徒在未后的七大灾祸倾覆之时站立得住.«早期著作»,第85页.

那些“跟随羔羊”回到米勒派古道的人,得着“安息”,也就是“晚雨”;怀特姐妹指出,这“晚雨”始于2001年9月11日,当«启示录»第十八章中的那位大能天使降临之时.

“晚雨要降在上帝的子民身上.一位大有能力的天使要从天降下,全地都要因他的荣耀发光.”«评论与通讯»,1891年4月21日.

当纽约的建筑物被推倒之时,那位大力的天使降下,十四万四千人的封印开始了,晚雨也开始洒下.那些被带回耶利米所说“古道”的人,找到了那“安息”,这就是晚雨;他们随即认识到,以赛亚所说的“安息与舒畅”同样也是晚雨,同时它也标明了那场在2001年9月11日临到神子民的考验,尤其临到那些“辖管耶路撒冷”的“褻慢的人”.他们明白这场考验是双重的,因为它一方面代表第三样祸灾中伊斯兰的信息,同样重要的是,它代表了确立晚雨信息的圣经方法论.

他们对他们说:这是安息之处,你们可以使疲乏的人得安息;这是歇息之所;他们却不肯听.于是耶和華的话对他们就成了:诫命加上诫命,诫命加上诫命;句上加句,句上加句;这里一点,那里一点;好叫他们前行时仰面跌倒,破碎,陷在网罗里,并被擒拿.所以,你们这些在耶路撒冷治理这百姓的讥诮人啊,要听耶和華的话.以赛亚书28:12-14.

行走在古道上,使上帝末后的子民看见:那“阐明复临信徒经历”的十童女比喻,将在十四万四千人受印时期“一字不差地”重演.那段这比喻首次应验的历史见证指出,哈巴谷书第二章与该比喻直接相连,并且是其中的一部分.因此,哈巴谷书第二章的“辩论”代表了那“安息与安慰”的考验,而褻慢的人却不肯听从.随着忠心的圣经学生继续查考古道,他们认识到,不仅十童女的比喻与哈巴谷书第二章是同一预言,以西结书第十二章也是同一预言.

以西结的预言中有一部分也为信徒带来了力量和安慰:“耶和華的话临到我,说:人子啊,在以色列地你们所用的那句谚语是什么?你们说:‘日子拖长了,所有的异象都落空了.’所以你要对他们说:主耶和華如此说:.....日子临近了,各样异象的应验也临近了...我要说话,我所说的话必成就,不再拖延.”“以色列家的人说:他所见的异象是许多日以后的事,他所预言的是遥远将来的时候.因此,你要对他们说:主耶和華如此说:我的任何话语都不再拖延,我所说的话必然成就.”以西结书12:21-25、27、28.«大争议»,393.

由1840年至1844年的复临运动所代表的十四万四千人受印的时期,代表着末后日子里“每一异象的应验”“必然成就”的那段时间.将第一祸灾的预言历史与第二祸灾的预言历史相叠加,便指出第三祸灾的预言历史,而第三祸灾的预言历史正是十四万四千人受印的预言历史.它也是1840年至1844年的历史.它也是那位为“约的使者”预备道路的使者完成其工的历史.它还是地上兽的两角从第六过渡到那“属七者”的“第八”的历史.它也是启示录十一章里两位先知在街上被杀的那段历史.

不过,同样重要的是这样的事实:由于神的话语从不落空,并且依据这样一个原则——所有先知谈论末后的日子多于任何其他时期——所以在2001年9月11日,“预言的日子近在眼前”,神所说的“那些话”“必将应验”,并且“将不再延迟”.

1863年的叛逆使老底嘉的复临运动注定要在旷野漂流,直到他们全都死去.主在2001年9月11日重返那段历史,正如祂在加低斯对古代以色列所做的一样.

第一次到加低斯时,发生了十个探子的叛变,并带来了在旷野漂流的时期.四十年末了,他们回到加低斯;在那里,摩西第二次击打磐石,因此不得进入应许之地,但他们却与约书亚一同进入.2001年9月11日标志着最后一代,神将不再迟延祂的话.

我们将在下一篇文章中讨论这一事实.

以色列人在旷野生活的历史被记录下来,是为着直到末时上帝的以色列民的益处.上帝在旷野对这些漂流者的作为,无论是在他们往来行军之际,在他们暴露于饥饿、口渴和困乏

之时,还是在他为解救他们而彰显其大能的奇事上,都是一个神圣的比喻,充满着对他历代子民的警戒与教训.希伯来人多变的经历,是一所为他们进入迦南应许家园而设的预备学校.上帝愿他的子民在这末后的日子,以谦卑的心、受教的灵,回顾古代以色列所经过的烈火般的试炼,使他们在预备天上的迦南时得着教训.

那块照着上帝的吩咐被击打而涌出活水的磐石,是基督的象征;他被击打、被压伤,为要藉着他的血为将要灭亡的人预备一处救恩的泉源.正如那磐石只被击打一次,基督也要“一次被献,为担当众人的罪”.但当摩西在加低斯鲁莽地击打磐石时,那美好的基督象征就被损坏了.我们的救主并非要再被献上第二次.既然那伟大的献祭只献一次,凡寻求他恩典祝福的人,只需奉耶稣的名祈求——在悔改的祷告中倾诉心中的渴望.这样的祷告会把耶稣的伤痕带到万军之耶和華面前,于是赐生命的宝血就会再次涌流,这正如为干渴的以色列所涌出的活水所象征的.

惟有凭着对神活泼的信心,并谦卑顺服他的命令,人才能盼望蒙神的悦纳.在加低斯那次大能神迹的时候,摩西因百姓不断的埋怨和悖逆而疲惫不堪,一时不再仰望那位全能的帮助者;他没有听从那命令:“你们对着磐石说话,磐石就必出水”;失去神的力量,他便以一时的激愤和人的软弱,给自己的记录留下了污点.那位本应也本可以一直纯洁、坚定、无私地站立到他工作结束的人,终究跌倒了.当神本可以被尊崇、他的名得以荣耀之时,神却在以色列会众面前受了羞辱.

当即对摩西所宣布的判决极其苛刻且令人蒙羞——他必须与悖逆的以色列民一同在过约旦河之前死去.然而,人岂能断言,主竟因那一次过犯就苛待了他的仆人吗?上帝尊荣了摩西,胜过当时在世的任何其他.他一次又一次为他伸张公义;他垂听他的祷告,并与他面对面说话,如同人与朋友交谈一般.摩西所蒙受的光照与知识越多,他的罪责也就越重.  
«时代的征兆»,1880年10月7日.